·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静静的顿河

第一卷

〔苏联〕肖洛霍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

第一卷

[illegible] 著

[illegible]

I512.45
156:2(1)
I512
214:1
0562703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静静的顿河

第一部

〔苏联〕肖洛霍夫 著

金 人 译

贾 刚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М.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本书据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翻译,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ЗВЕСТИЯ》, МОСКВА, 1964 年版校订,并参考了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80 年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静的顿河/(苏)肖洛霍夫(ШОЛОХОВ, М. А.)著;金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8 重印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1677-4

Ⅰ.静… Ⅱ.①肖… ②金… Ⅲ.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Ⅳ.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983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142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4.375 插页 4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2版
1997年8月北京第2次印 印数 12001-17000
定价 96.00 元

前　言

米·亚·肖洛霍夫(1905—1984)是著名的苏联俄罗斯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顿河地区维申斯克镇的一个职员家庭，从小就熟悉顿河哥萨克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他都在顿河流域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组织的社会活动，担任过镇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员、武装征粮队队员，经常出没在顿河草原上同反革命匪帮作战，亲眼目睹顿河地区革命风云的变幻。一九二二年他来到莫斯科，一面做工，一面开始文学创作。一九二四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胎记》，同年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不久他返回故乡，从事专业创作。他的上述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近六十年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的作品几乎与顿河流域这片土地、与顿河哥萨克人民的生息繁衍和劳动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题名为《顿河故事》，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如《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一个人的遭遇》，都是通过对顿河人民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运动、卫国战争时期生活斗争的出色描绘，展现了苏联各历史阶段惊心动魄、宏伟壮丽的社会风貌。苏联评论界称肖洛霍夫为"史诗作家"，他的作品被誉为"苏维埃时代的编年史"。一九六五年肖洛霍夫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证书上写道："授予米·亚·肖洛霍夫一九六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借以赞赏他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各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品格。”这一评语高度概括了肖洛霍夫整个创作活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特征。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苏联国内战争结束这一俄国历史新旧交替时期顿河地区哥萨克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化。全书规模宏大，共计八卷。作者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写作，直至一九三九年完成，前后约花了十四年工夫。小说的主要艺术特点，在于它是一部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和生活画卷的史诗性作品。

广阔深厚的生活内涵

小说描写的对象主要是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但故事所波及的地区却十分广阔，所经历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二年，相继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国内战争等重大事件，俄国社会经历了伟大的转折，其斗争之尖锐复杂，其变化之深刻巨大，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个俄国社会是如此，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尤其是如此。

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本来是俄罗斯的一些劳苦农民，由于不堪忍受沙皇政府的欺凌与剥削，只得背井离乡，从各地流落到顿河两岸辽阔荒凉的草原上定居下来，从十六世纪初开始逐步组成自己独立的社会。哥萨克人素以酷爱自由、慓悍善战著称，但是自十九世纪以来，他们往往被沙皇政府利用，充当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尽管哥萨克内部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分化，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经

济、政治、文化直到道德观念，仍顽固地保持着从中世纪以来那种十分保守落后、野蛮愚昧的封建传统。列宁清楚地看到这种特点，曾着重指出，要在顿河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能不经历“非常长期的艰苦斗争和痛苦的考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静静的顿河》正是哥萨克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苦难历程的艺术写照。

《静静的顿河》的生活内涵极其丰富，但基本上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以麦列霍夫的家庭为中心反映哥萨克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一条是布尔什维克小组活动所触发的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斗争。两条线索，纵横交叉，层层展开，步步推进。故事叙述的地区越来越大，从鞑靼村和维申斯克等哥萨克村镇扩大到顿河下游，直到包括彼得堡、莫斯科等大都市在内的俄罗斯辽阔大地。作者的笔锋触及到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剖析了人间社会的种种情态。浓墨重彩与精雕细刻交替运用，既有剑拔弩张、兵刃相见的沙场厮杀，又有婚丧喜庆、悲欢离合的日常风貌，处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鲜明众多的人物画廊

《静静的顿河》中登场人物为数众多，构成了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人物画廊。他们之中有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反动阶级的代表，有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员，有沙皇尼古拉二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脑克伦斯基，白卫军头目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邓尼金等，作者还描写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然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小说的主要内容和故事情节都是通过他复杂曲折的一生经

历贯穿起来的，作者在他的身上倾注着全部艺术心血。

肖洛霍夫说过，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人物”。小说多方面地描写了这个人物思想性格上左右摇摆这一特点。作为一个劳动者，他有同人民血肉相联、热情勇敢、真诚坦率的一面；作为一个私有者，他背着沉重的包袱，辨不清方向，经不起考验，再加上多少年来形成的顽固保守的哥萨克传统和偏见，以致在反革命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大搏斗大转变的历史时期，他东奔西窜，一直都处在痛苦的动摇之中，最后落到了悲剧的下场。作为一个艺术典型，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形象体现了十月革命前后那个历史时期一般哥萨克中农的本质特点，同时他又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独特的象征”。

精湛高超的艺术功力

整部小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全书结构严谨，线条分明，庞大而不紊乱；情节紧张，动人心弦，复杂而不离奇。真人真事与艺术虚构融为一体，激烈的战场厮杀搏斗与细腻的日常生活情景交织在一起；出色的风景描写和精细的心理刻画争放异彩……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他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将巨大的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同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完美地结合起来。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曾撰文赞扬说：“肖洛霍夫没有在任何地方，没有在一处说过阶级、阶级斗争，但是像许多大作家的笔下一样，这种阶级分化是在故事的脉络之中，是在描写人物，是在组织事件之中，不着痕迹地逐渐加

强起来，愈来愈多地被感觉到，随之而展现出波澜壮阔的时代。”

《静静的顿河》自出版以来，在评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众说纷纭，毁誉并存，有些意见针锋相对，争论十分尖锐，它所掀起的波澜在苏联文学史上也同样是罕见的。在二、三十年代，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卢那察尔斯基等首先对小说作了肯定的评价，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后来，它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日益焕发出耀眼的光华，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肖洛霍夫的作品曾受到鲁迅、罗曼·罗兰、小林多喜二、安娜·西格斯等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的赞许。半个多世纪以来，《静静的顿河》被译成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广泛传播，而且一版再版，历久不衰，的确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岳凤麟

1991年8月于北京大学

新版说明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苏联文学名著，早在三、四十年代即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金人同志陆续翻译出来。解放前共印行过八版。一九五一年由光明书局出版了第九版。

一九五三年苏联出版了作者修改过的新版本。一九五六年我社出版的《静静的顿河》中译本，是译者根据这个版本修改的。直到一九八〇年，我社印行的一直是这个本子。

苏共二十大后，肖洛霍夫又一次对《静静的顿河》进行了修改，于一九六四年出版。新版本与一九五三年版本有较大的不同，增、删和改写之处甚多。

由于金人同志已作古多年，不可能根据新版原文修改他的旧译本。因此，我们约请贾刚同志根据俄文新版本对金人同志的译本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并补译了作者在新版本中增加和改写的部分。

现在，《静静的顿河》的新的修订译本和读者见面了，我们谨向为校订本书付出数年心血的贾刚同志致以谢意，并以此纪念毕生辛勤介绍苏联文学的金人同志。

编　者

顿河悲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哥萨克古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顿河悲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哥萨克古歌

顿河悲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牵来的……
我们的土地用马换来的，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苦菊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流着手挥的宣言，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源源的波涛是鲜血的眼泪。

爱唤，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爱唤，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冰？
别问，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总冰不冻！
来来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流白色的鱼儿和我静静的顿河挥手。

——阿鲁宗古歌

卷一

第一章

麦列佐夫家的院子在村子的尽头，往口里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的顿河。在院子的灰绿色的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线①长的坡道，下去就是河岸，岩地是珠母贝壳，河边被水浪冲击的持续百年成了一条灰色的曲岸，再过去，就是微风吹拂的青光粼粼的顿河急流。东面，在用红砖砌成的场院背巷外面，是匹特拳②大道，一丛丛的白麦马底践踏过的，生命力顽强的绿色牛蒡草；街道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后面，是飘着的微气流厚着的草原。南面，是白垩的山谷。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

参加到第二次卫国战争③的哥萨克麦列佐夫，著罗珂菲回到了村子。他从土耳其带回个老婆，一个黄瘦被晒的矮小女人，她总是把脸遮起来，很少露出她那忧郁、野性的眼睛。丝绸制成发着一种迟钝的情欲气味，那肉感的诱惑令女人们惊讶。按作庆他土耳其女人是回著著罗珂菲家的亲戚，所以麦列佐夫老头子不久就把儿子分了出去，一直到死也没有到儿子家去住，因为他不能忘掉这种耻辱。

著罗珂菲很快就去排好了家业，木匠给他盖起了房子，自己围起了养牲口的院子，秋初，就把陵青的外国老婆娶到了新家。

---

① 一沙线等于二、一三四公尺。

② 黑海罗斯托夫哥萨克称作"匹特拳"。

③ 第一次七七年的俄土战争。

卷一

第一章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在村子的尽头。牲口圈的两扇小门朝着北面的顿河。在长满青苔的灰绿色白垩巨石之间有一条八沙绳①长的坡道，下去就是河岸：遍地是珠母贝壳，河边被水浪冲击的鹅卵石形成了一条灰色的曲岸。再过去，就是微风吹皱的青光鳞鳞的顿河急流。东面，在用红柳树编成的场院篱笆外面，是黑特曼②大道，一丛丛的白艾，马蹄践踏过的、生命力顽强的褐色车前草；岔道口上有一座小教堂；教堂后面，是飘忽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是白垩的山脊。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到河边草地去的街道。

参加倒数第二次土耳其战争③的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回到了村子。他从土耳其带回个老婆，一个裹着披肩的娇小女人。她总是把脸遮掩起来，很少露出她那忧郁、野性的眼睛。丝披肩散发着一种远方的神秘气味，那绚丽的绣花令女人们艳羡。被俘虏的土耳其女人总是回避普罗珂菲家的亲属，所以麦列霍夫老头子不久就把儿子分了出去，一直到死也没有到儿子家去过，因为他不能忘掉这种耻辱。

普罗珂菲很快就安排好了家业：木匠给他盖起了房子，自己围起了养牲口的院子。秋初，就把驼背的外国老婆领到了新家。

---

① 一沙绳等于二.一三四公尺。

② 查波罗什的哥萨克首领称“黑特曼”。

③ 指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

他俩跟在装着家产的大板车后头，走出村子；全村老少都涌上街头来观看。哥萨克们克制地用大胡子掩饰自己的嘲笑，女人们却在大声地议论，一群肮脏的孩子跟在普罗珂菲后面咿咿呀呀地乱叫；但是他敞开外衣，缓慢地，好象是顺着犁沟走一样，把老婆的一只柔软的小手紧握在黑手巴掌里，倔强地昂起那微白的、多额发的脑袋，只有颧骨下面凸起的肌肉在颤抖，两道总是死板板的、仿佛僵化了的眉毛中间渗出了汗珠。

从那时起，村子里就很少见到他了，他也不去哥萨克聚会的广场，孤独地生活在村头顿河边上的小房子里。村子里流传着有关他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在牧道外放牧牛犊的孩子们说，他们好象看见，每到黄昏，当霞光黯淡下去的时候，普罗珂菲就抱着老婆，走到鞑靼村外墓地的土岗上，把她放在土岗顶上，背朝着一块千百年来被风吹雨打得千疮百孔的巨石；然后自己坐到她身旁，就这样，他们久久地向草原眺望着，一直眺望到霞光完全消失的时候。这时，普罗珂菲把妻子裹在羊皮大衣里，又抱回家去。全村的人都在猜测这种奇怪的行径，可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女人们为此忙得连拉家常的工夫都没有了。关于普罗珂菲的妻子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有些人证明说，她是空前未有的美人，另一些人的看法却恰恰相反。直到天不怕、地不怕的玛夫拉——一个正在服役的哥萨克的妻子——假装到普罗珂菲家去讨新鲜酵母回来以后，一切才算弄明白了。普罗珂菲到地窖里去取酵母，玛夫拉就趁这个工夫偷偷瞧了一眼，原来落到普罗珂菲手里的土耳其女人是个丑八怪……

过了一会儿，红涨着脸的玛夫拉，头巾歪到了一边，站在胡同里对一群娘儿们，添油加醋地说道：

“亲爱的人们，真不明白，她哪点儿迷住了他，哪怕是个普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